

備忘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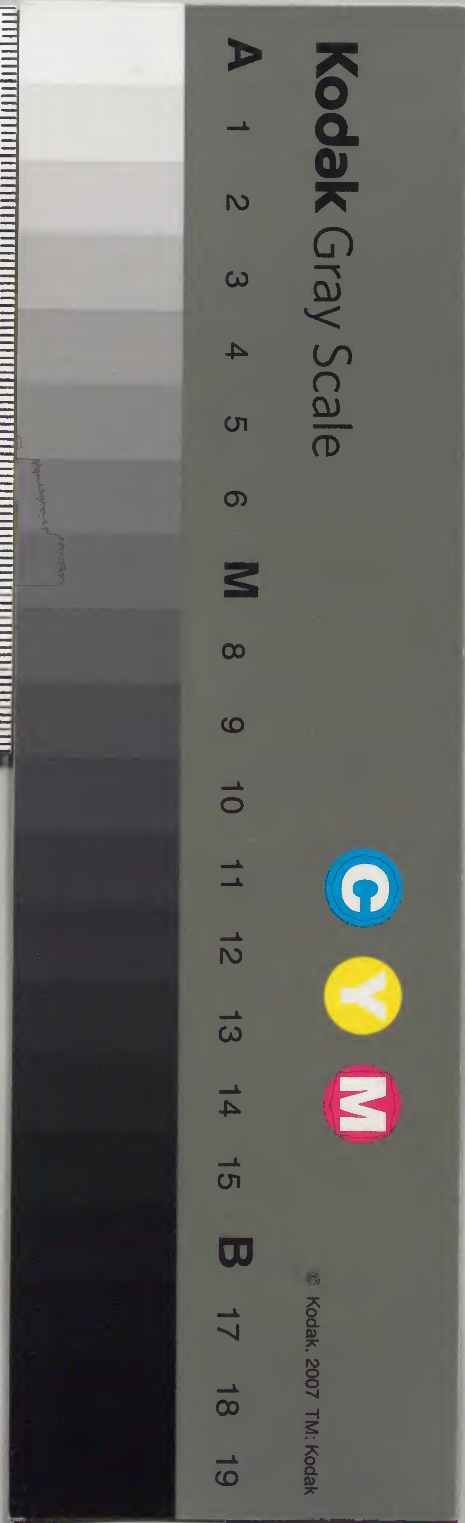
文



			九四八二	漢書門
		七	八	
四	八	一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九		漢
函	四		書
冊	八		
架	二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82	
冊數	4 ( 3 )		
函號	299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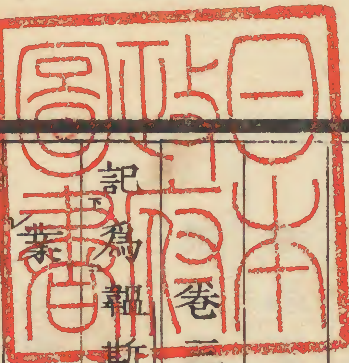


備忘

淺草文庫

清 桐鄉張履祥念菴氏著

日本 安中板倉勝明節山氏校



記為韜斯忠告二語寬厚所以進德遜志時敏所以修

凡人百事苟且優游地過一生不特自己無所成就虛  
生虛死與萬物無異即後世不振約畧可見大禹過  
門不入成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文王日昃不暇食  
周公仰思三王夜以繼日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備忘卷三

甘雨亭

不知老之將至自古聖賢何等志力

自古人倫之變唯有舜處得盡善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使頑父嚚母教弟一槩化為慈父母友愛之弟想見後來天倫之樂更當過人至其克諧之道亦只二語曰負罪引慝而已夔夔齋栗而已孟子謂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此負罪引慝之證也。子夏告司馬牛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此夔夔齋栗之意也。故曰為法天下可傳後世。孟子三自反，夫子內省不疚，處人己之間，聖人無往不用此意。大舜烝烝乂，直是用此以格有苗，觀苗民逆

命便退師，舞干羽于兩階，亦有反已引慝之意。他日夫子繫易象，至蹇則曰反身修德，明夷則曰用晦而明。於震曰恐懼修省，無非此意。

呂氏月令所重大約四五事曰農政曰軍政曰賞曰罰曰禱祠祭祀而已。全不及教民之事。其所為教亦不外富強不及孝弟忠信。於此可觀世變與秦之所以為秦矣。漢襲秦故其間亦有相類者。如祠五帝之類。又月令不及會男女事。可見當時昏姻之禮久廢。學者於先詰遺書但當篤信而敬守之。求其有益于已。方得長進。纔有意于訾駁儒先。即此一念已不可以

對聖賢矣。更何讀書學問之可言。

洪武大誥。雖以君臣同遊為第一條。其實終三百年未之有也。毋論三代君臣。腹心手足之義。卽漢唐以來。君臣相與之義。難以彷彿。嘗云。漢襲秦故。然君臣閒。猶不如此。

真西山大學衍義。觀其用心。直是欲致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學者不讀此等書。真猶正墻面而立也。吾初時為學。亦只茫然。後來得見近思錄大學衍義。方識門庭戶牖所在。

人言耕讀不能相兼。非也。人只坐無所事事。閒蕩過日。

及妄求非分。營營朝夕。看得讀書是人事外事。又為文字章句之家。窮年累歲。而不得休息。故以耕為俗末。勞苦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若專勤農桑。以供賦役。給衣食而絕妄為。以其餘閒。讀書修身。儘優游也。農功有時。多只半年。諺曰。農夫半年閒。况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嘗無幾日之暇。一日未嘗無幾刻之息。以是開卷誦習。講求義理。不已多乎。竊謂心逸日休。誠莫過此。

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蒞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

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忠宜此言深得君相之道亦不止君相爲然凡居上以蒞衆者非用此道無以集衆思廣忠益

遇事不問義理是非與當爲不當爲而先卜筮以決其吉凶成否此由義理之心不能勝其利害之心也其敝必至于見義不爲事固有吉而不可爲亦有凶而義決當爲者君子唯義之與比而已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大哉言矣

大壯四陽盛長而在下二陰將盡而在上正如桓靈之世政亂於上俗清于下當時君子以不知用壯之戒

竟冒觸藩之凶遯二陰在內而浸長四陽在外而將衰正如天啟之初女子小人根株已深難以振拔當時諸公以不知肥遯之義致蹈攸往之災可哀也然則義無可爲與曰唯君與相可爲然帝乙之後繼之以紂宣王之後繼以幽平又不可謂非天實爲之也心要實用力要實用志壹動氣未有實用其心而力不至者

此身表裏上下四旁莫不昭著顯明無可欺蔽故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又曰不媿屋漏又曰平生今人只要做得一面好看一時好看遮遮掩掩以爲予智予

能不亦愚乎。

人知遠耻辱自能走向上一路。

安處善須從勉處善做功夫樂循理須從苦循理做工夫又則安安則樂。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固尚切磋然須有神聽和平之美記曰相觀而善又曰孫友視志安有一意爭爭之理無論有意爭入于小人之道即粹直自快亦非君子之道也即其人之所養可知已矣。

唯讀書求友則能日進二者皆以遜志爲先內則少儀全以養人愛敬之心愛敬之心人所固有猶

必待養而後長可見先王制禮無非養人之性情禮教不行日用行習何往而不措其固有之良乎。

有容德乃大器小量窄之人在朝在野俱足敗類君子不取。

矜已之人雖是好修實足傷物曾不反思矜是學人深病矜則驕心生。

義理重則死生得喪榮辱毀譽無所不輕學者平日功夫只要栽培得義理深固此重則彼輕勢也若只于死生得喪榮辱毀譽處較量分數徒費心力須知慷慨就死做幾萬鍾蒙詬忍耻種種人之所難便使無

一不能仍於義理無當君子不由也。

人皆知作家計須苦喫苦掙不知讀書學問與夫立身行已俱不可不苦喫苦掙朱子謂孟子一生忍飢受餓只破得枉尺直彘四字且思吾人于道理上能掙進得幾分否于身分上能掙起得幾分否動輒怨天豈不得罪于天尤人豈不得罪於人。

勿執偏見而害義理之正毋任愛憎而亂臧否之實究竟義理自有至當何能害得適以見其心之蔽臧否自有一定何嘗亂得愁以見其心之私此種用意于學人中病最深貽禍亦最大不可不力治也。

禮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是也其尸服以士服可疑今祭不設尸不足論但以中庸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之義推之恐葬既以大夫則祭之尸亦當以大夫服。

前輩言學問功夫不可作一事看意謂日用行習無非是也竊恐不然今于學問之事當生平第一項用功夫尚恐似做不做時起時倒若不作一事看其悠謬荒忽又何待言又云不可揀題目做意謂凡事當爲之也亦恐不然人之爲善去惡全在揀擇去取不肯苟且若槩不擇揀使在惡事亦將冒昧爲之乎此等

總屬禪家似是而非之論。

意在未致。知以前謂之有善有惡可也。其自物格知至而后更安得謂有善有惡。此際但當辨其誠與不誠而已。小人只是不能誠其為善之意。是以仰愧俯作。如何誠其為善之意。曰知之既明。行之必果。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則心廣體胖矣。古人論德。必以行言。尚書言行有九德。論語言德行。先後一揆。

天地間人原不甚相遠。所爭只學好不學好而已。肯學好。便是向上之人。人纔向上。便不可限量。不學好。便

是向下之人。纔向下。亦便不可限量。

近代冠昏喪祭鄉相見。所僅存者。一二具文而已。然不可以為具文。議論行事。復蹈棘子成之失。凡事當存我愛其禮之心。

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古人為學。所以斯須不去禮樂。人唯有內密九思。外檢九容。庶幾視聽言動。勿違乎義理。然后五官得治也。

古稱衛武老而好學。詩賓之初筵。抑抑威儀。是其所作也。觀其致力。大槩密審于威儀。精勤于事物。幾微必慎。改過必勇。淇澳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蓋以



此然則古人為學，自身心而外，更無別種功夫也。知仁勇三德，人言以知為先，竊謂以仁為本，人而不仁，則欲勝而理昧，雖麤淺易明，已受障蔽，如何得知，人而不仁，則理不勝欲，雖明知其當然，而柔道牽之，如何得勇。未有啟寵而不納侮者也，未有耻過而不作非者也。見得在己無不是處，只是未嘗責己，責己無盡，責己輕，則責人自重，責己重，則責人自輕，進退低昂之勢，固是如此。每事責己，則已德日進，以之處人，無往不順，若一意責

人，則已德日損，以之接物，無往不逆，此際不可尤人，但當責己。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固為克己之方，然不可矯枉過正，過正則其失均矣，須是求當于理，欲求當于理，須是主于敬。讀朱子答何叔京書，言其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莊整齋肅之功不足，所存不主于敬，不免若存若亡，不自覺其舍而失之，深有警于心，自思學之無成，正坐此患，書于坐隅，常目在之，庶其有改。大禹之克勤克儉，成湯之檢身若不及，武王之執競，人



皆可學而至。何為自暴棄。老至無聞。

伐樹木者。先其枝條。而後及根本。小人搽喪人家國。讒

謗正直。是先其枝條也。離間骨肉。則及根本矣。然披

其枝者。傷其心。未有讒謗正直。而骨肉不至離間者。

可不畏諸。

子張才高意廣。其視天下事。都無難者。但其氣稟如此。

而克已功夫常少。平日言動。未必能一循乎理。則其

過人處。正其病處也。

慄慄危懼。若將墜於深淵。此心何日可忘。

人幼而知學。則可終身不蹈于悔耻。所以樂有賢父兄

也。

道猶路也。人共由之。各有所通。各有所至。吾人根腳。先

須辨別。孰為君子之道。孰為小人之道。途徑一分。此

孰則彼生。此通則彼塞。愈趨愈遠。一往而不可返。何

能不慎其所之乎。

自是則自暴。自足則自棄。

但能內不惑于妻孥。外不溺于諂諛。立身便自卓然。

柳子厚云。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

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

事成。吾人讀書功夫。亦宜知此意。

王者非無智力。而智力本乎仁義。霸者非無仁義。而仁義由於智力。

明朝三大事。一曰靖難。一曰議禮。一曰三案。靖難而至。重修實錄者四。議禮而為明倫大典。與三案而為三朝要典之書。皆天地易位之事也。其餘雖有過情。然無大於此。

人紀一日不修。則廢墜。廢墜則人道幾乎熄矣。百年修之而不足。一旦敗之而有餘。念此能無憂惕。目前訓蒙卽訓蒙。是素位而行之事。不可不安于所遇。稍起願外之心。

史記方正學致書燕世子。為以子問父之計。此必不然。正學豈不知父子之親者。以子問父。愚者不為。况燕王殘忍。何愛一子。竊謂卽有致書之事。必是勸燕世子。以至誠感動其父。旦暮在側。泣涕以諫。使得改悔。終守臣節。父子俱全而已。

凡人存心行事。不可不致辨于順逆之際。心存和順。又則和順。積于中。事求其順。則能順理而安行。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只是順之至也。辨之不早。存于中。為逆德。見諸事。為逆理。亂常。至於臣

弑君子弑父亦惟始于幾微之際

學者用力主于窮理則不敢自信其心而心益虛理益明所謂上達循天理也若主于師心則不復審乎義理之當然而理益昧心益放所謂下達徇人欲也勢所必至

從德性上做功夫讀書方有益若讀書不歸之德性非徒無益甚者藉寇兵資盜糧而已

先儒謂春秋進退諸侯褒善貶惡竊亦不能無疑在夫子當日祇因魯史舊文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其常事不勝書與微事不必書者則削之其舊史文過其

實者則為之正定其疑者則闕之不以惑後世而已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當時風俗猶美文武之道在人史官大槩能修其職所書必是直筆以晉趙盾齊崔杼弑君之事觀之魯之舊史當亦不煩大改作也

惠公欲以仲子為夫人是禍本也天王歸賵是名分之亂自天子也隱之弑惠作之王成之為人君父蒙首惡之名亦何辭

秦焚書坑儒二世而亡漢表章六經歷祀四百家國一理仁義何負於人哉

處人倫事物之間。驗來和順極難。稍不如意。不出于愈  
 疏。則出于不可磯。人若以是為心。于為子。必不孝。于  
 為臣。必不忠。于兄弟。則不友。于宗族親戚。則不睦。不  
 媮。推之鄉黨僚友。無一而可。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  
 則無此患矣。  
 仁人于弟。不藏怒。不宿怨。此因論舜象而言。其實仁人  
 于天下之人。俱未嘗有藏怒宿怨。其心廓然大公。物  
 來順應。則無意必固我之私矣。  
 義理人心所同得。唯知覺有先後。故所至遂殊。詩書天  
 下之公器。因智力有淺深。故所得亦異。

王者尚德。故仁義之士進。久而化成俗美。霸者尚力。故  
 才智之人用。不久而盜竊亂賊並起。  
 崇德修慝。辨惑分之則三。實則一也。德進則慝自消。去  
 慝則德益進。損益之義也。主忠信。所以進德。徙義便  
 有修慝之意。著緊功夫。又在辨惑。惑之不辨。慝將日  
 深。雖欲修而不知。所以修。害德滋大。故衡量三者。辨  
 惑似輕。學者用功。辨惑為首。  
 惑之大者在忿慾。慾忿窒慾。是修慝事。將用懲窒之功。  
 在辨之於早。子張樊遲皆舉以問。想夫子平日舉示  
 學者。切實為已功夫在此。



讀書不能克已。總無長進。博聞強識。適足助其偏私而已。

理義人心所同得。反而求之。則皆能知。皆能行。非一已之所可矜。詩書天下之公器。溫故知新。則皆能居安能資深。非在我之所得秘。矜與秘。適以見其私而已。凡人有生以後。賦質雖美。亦不能無所偏。如直者未必能溫。寬者未必能栗。剛或至于虐。簡或至于教。苟非養之以中和。不能消融其偏勝。然又非朝夕之故。所以詩書師友。自幼至老。不可輟離也。國家不重大臣。則朝權歸于女子小人。必至之勢也。

漢之順帝四年。聽中官得以養子龔爵。則曹騰之後。得挾天子以行其篡竊。唐之宗年。聽軍中得以自置留後。則河北節度使私自傳襲。陵夷至五代。以及殿前檢點。一旦黃袍加身。皆理勢之必然者。陰之始疑。所以不可不慎。虞書。食哉惟時。急民事也。柔遠能通。施政教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進君子退小人也。聖人治天下。所先三者而已。唐虞用人。詢事考言。孔子觀人。聽言觀行。後世論人。槩畧言行。而深求其心。何居。



邪說暴行。視讒說殄行。為勢益張。為害益大。此可以觀世變矣。

善政之存。則自朝廷。若遺俗流風。全係世家舊族能沿先王之澤而已。利口惟賢。鮮克由禮。驕淫矜夸。將以惡終。古今同慨。

百僚師師。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鄉士師師。非度。則民彝大泯亂。家人朋友。何往不然。是以君子慎其所與居。所與遊。

小丈夫自待儘高。大丈夫自視甚卑。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終其身。小心敬慎。猶恐不足。真有匹夫勝予

之意。豈沾沾一得自矜哉。

三代之祭。皆以夙興有事。夏后氏祭其闈。為最早。殷人祭其陽。為日出以後。稍晏。周人以朝及闈。為日初出而未明之時。在夏殷之間。舊以闈為日將落。以陽為日中。以朝及闈為自朝至暮。皆非。蓋日中日暮。俱非敬道。而自朝逮暮。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志。不能不倦怠也。

禮以防德。上智之事也。刑以防淫。下愚之事也。命以防欲。中人之事也。

僕人有父母之喪。雖在主人前。冠服可易。經不可使去。

禮男子重首。雖臣朝于君。無免經也。

書言天工人代。故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臣曰帝臣。賢才之生。天意所屬。故曰簡在帝心。尊居人上。而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甚者與群小比。一時君子則摧折。禁制之。使不得達。其逆天理至矣。天命安得不亟去之。所以自古應天之實。修省爲先進。賢退不肖次之。問民疾苦。修政易令。又次之。

必有事焉。非日用之外。別有一項養氣之事。卽目前舉常舉動。合于義。便慊于心。不合于義。卽不慊于心。而餒矣。無非事者。一日如是。終身亦如是。

孔子從先進。亦是厭周之末。不勝其文也。然要歸于中正而已。若此意一過。卽棘子成何以文爲之論矣。再過卽揚墨申韓莊周之橫議矣。浸彜至于商鞅李斯。而先王道法掃滅無遺。所以矯枉過正之心。不可不加克治。其憤時嫉俗。一種偏激之論。不得不距而絕之也。若救時之急。在于忠信禮讓而已。時賢好爲直情徑行。蕩夷簡率之言行。稍及威儀揖讓。卽加唾棄。以爲繁文虛僞。抑何不思之甚乎。三綱五常。豈不惛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何嘗一意憤疾。一任鄙野乎。若此之人。適以明其不學而已。



平旦之氣。卽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卽中庸戒慎恐懼慎獨之功也。持其志則敬以直內矣。無暴其氣則義以方外矣。聖賢所言本體功夫。先後未有一揆也。

見地要高明。踐履要篤實。所謂知崇禮卑也。二者不可偏于一隅。見地有餘而踐履不足。鮮不流于禪。踐履可觀而見地卑下。則止于鄉曲而已。學問之事。只知崇禮卑一語盡之。

平生不敢高談性命。只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處。做功夫。已不能廢幾萬

一。何況其他。要之性命之理。豈外乎此。

東林諸公表章程朱之學。然與程朱畢竟不同。蓋其入門。便從靜悟二字用功。于聖門博文約禮文行忠信入孝出弟守先待後之意。往往不合。有及此者。不以爲龜淺。則以爲支離。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不能不罪姚江矣。

古以躬行君子爲儒。後世以能著述善講說爲儒。雖是有德者必有言。若竟以言爲德。則失之矣。

學者固不可不讀書。然不可流而爲學究。固須留心世務。然不可遂入于功利。修諸身見諸行事。可以刑家。

可以範俗窮達一致終始一節方不失為聖賢之徒  
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崇效  
天卑法地之功也

泰否初爻均有拔茅彙征之象而盛衰理亂於是焉分  
陽進則泰陰進則否必至之勢也故曰罔不在初履  
霜堅冰之戒羸豕蹢躅之占惡得不思其所始慮其  
所終

世道日非人情險薄詩勤未雨之防易著其亡之戒何  
可一日忘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目前所接之人雖聖賢處此

豈能一一揀擇只是自家見得天理明所言所行無  
不準於天理則自不為習俗所移若一槩苟且隨人  
希有不下達者

不妄為一事不妄交一人不妄受一錢其人便有身分  
窮則入孝出弟一簞食非其道不受于人達則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自初學立志以至沒齒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是而已

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而通于禮樂學者好  
言盡性至命而不修愛敬之實好言窮神知化而不  
思進反之義遺下學而希上達所謂窮深極微而不

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

孔子無常師而祖述則堯舜憲章則文武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願學則惟孔子朱子嘗師籍谿屏山卒業於延平之門乃所終身誦法者則惟程子蓋師也者師其道與德也道之高德之至從而師之道有未高德有未至則姑舍是不得阿私所好也孟子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一義也。

易開卷要義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又如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

其誠所以居業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等語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等語所以示人學問之道至明且切學者得其一二而從事焉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豈有不足而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洗心退藏於密以及未之或知等語豈非欲假釋氏之近似亂吾儒之正學乎此朱紫苗莠雅鄭之辨莫急於此。

學者志卑氣弱固不可若氣魄雖大擔荷雖勇苟不遜志於學使義理日進於高明踐履日就於篤實北宮

黜之徒而已。未幾志氣忡然消歇。所謂義襲而行。不慊於心。則餒也。

董江都嚴氣正性。多得之春秋。王文中溫良正直。多得之詩書。凡人專精致志於聖賢遺經。得效自是不同。是以遜志時敏。學於古訓。不可不力。

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做至於廢滅禮教。播棄先典。今人不知懲其做。方將攘袂怒目。與人爭勝。亦可哀已。

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卻不肯說。終日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卻不肯說。終日說無聲無臭。彼雖自謂聖學。吾直謂之異端之徒耳。

欲人之敬已。須自敬其身。始能敬其身。則不期人之敬而自敬矣。記所謂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敬者也。學者能去狎侮二字。便有進步。

龐公耕於壟上。謂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甚得天地閉。賢人隱之意。郭林宗嘗幼安。識見高人一籌。若徐孺子。不可及已。

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所以為社稷之臣。公孫宏發蒙振落。或未免利害所怵。曲學阿世。是其根本之病。

也。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惟居仁由義四字。

虎兇在押。未嘗無噬人之意。只不令得出。卽不能爲害。時其飢飽。達其怒心。不以生物與之。不以全物與之。在典守者之善施其用耳。

古人臨大節不可奪。總是主張得定。任萬變來前。而處之晏如。易所謂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詩所謂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

甯武子愚不可及。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成敗利鈍。俱所不計。可師法也。事有雖小而可以喻大。驗已之所養。

其一端也。

召公欲退。周公汲汲呼而告之。以不可去之故。此意可師。

看書深求其義。自是過人。但自此心路用慣。又恐好爲穿鑿。反失聖賢本意。大爲心術之害。

朱子集第六十七卷雜學辨。學者不可不先看。于此見得分明。辨別得箇綱領界分。便能不爲詖淫邪遁所惑。

治道本于人才。人才本于經術。經術本于師儒。是以學校爲人才之本。學校不興。未有不亂亡者。大經不正。

人倫不明。民行如何可興。言之哀痛。

好學近知。不能好學。安于愚也。力行近仁。行之不果。是不仁也。知耻近勇。甘不若人。是無耻也。

學者存心。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用心處。從知其不可而為之處。看得聖賢此意真切。而日用之間。勉承力赴。則庶幾近乎仁矣。

學者始初工夫。只是著力保守。使不放手。到得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方有得力處。

敬之一字。閑邪以是。存誠以是。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自童稚以至耄

二惑四誤

期。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自新之實也。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新民之實也。

循天理而行。極是坦途。一入人欲。便崎嶇艱阻矣。天理人欲二字。最可體玩。理本天然。不假造作。故曰天理。一著人為。便是欲。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天道之大在陰陽。陰陽進退消長。無不以漸。故學問工夫。必以漸進。好言頓者。非天地之理。故為異端工夫。學者讀聖賢之書。先求為常德吉士。未有不恒其德而有成者也。

聖賢未嘗多憂多忿。事物之來，無論順逆，只安心平氣處，置得當理而已。徒憂無益，輕忿尤害事。忿憶恐懼好樂憂患，自致知識意而後，豈非理之當然。但臨時或不及檢察，而施之有過，其則或意必固我之私，不能盡去，便是志為氣所勝，而為此心之累，不得其正也。心一失正，則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不免已差。由是而視聽言動，罔不乖張，又何疑焉。或疑誠其意矣，心安得有不正。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豈非意之誠。但恐有過中失正之處。過中失正，便是有所而發，不中節矣。程子謂孝弟而不中

理，或至犯上。又云：雖無私心，苟不合正理，即私心也。故檢心之功，時時不可失。然又不從檢心起。或疑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子以告顏子，而朱子以入小學，豈小子事乎。曰：此个功夫，是徹上徹下語。顏子有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小子有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正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就聖人分上說，不過如此。就初學分上說，亦不過如此。經書中多有此種言語，故曰：聖人之言，猶天地也。費而隱，正程子所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言其上下察，特舉為魚之語，以示之。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



之昭著耳。其實何物不可以明道。子在川上。卽川亦是至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無非是也。故曰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聖人作易。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觸處洞然。只是見得道理分明。

或言學問真偽。予曰無多言。凡事認真。凡事著實。是真。凡事苟且不認真。是偽。

只是隨本分。求盡其所當爲。守義安命。身心豈不泰然。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未有言行而不本之心者。果能行修言道。其心有不可問者乎。今有畧言行而言。

心學者。雖曰非異端。吾不信也。或疑康節無身過易。無心過難之語。竊謂身心一也。苟無身過。則心之無過可知。心苟有過。未有不形諸身者。

君子不可虛拘。大約是去齊時語。見之盡心篇。而不見之公孫丑。使若泛言常理。然者。君子用心之厚也。亦去國不潔其名之意。然與齊王之子節相屬。則意亦可見。又所謂經文如化工也。

孟子七篇篇首一章。皆有深意。梁惠王仁義與利之辨。公孫丑王霸之辨。滕文公性善道一離婁法先王。萬章闢邪說。告子明仁義之性。盡心修身俟命。願學孔



子必稱堯舜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于近代人物尊陳王而訕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于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挾冊便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錮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為主雖使閱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誰復能虛心篤志求所為窮理以致其知踐履以敏其行者此種習尚不能丕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

為當作謂

以下恐脫為

白沙云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二字下得極好若以名節非道則道豈外于此若以為道盡于名節則豈特藩籬而已門庭堂奧尚在也今人砥礪名節者固已賢于人一等乃遂矜已傲物自以為足則緣於道未嘗得其門而入也

人心天理進一分人欲便退一分世上多一好人便少一不好人此箇機括有心世道者不可不理會着力去扶掖成就之沮人為善之路絕人自新之機最是

不祥程子云願公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自此而替每誦斯言便覺陽和之氣滿於胸臆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人心時時未發，時時已發。此固然矣。但學者只當用存養省察之功，不必先求所謂未發之體而見之。如此用功，未有不入于禪者。便使做成，得一種靜功。發時仍不中節，可知平日所認爲中者，未嘗中也。豈非錯了工夫。孔子自言只是好古敏求，其教人只使博文約禮，豈欺我哉。

未發之中，是溥博淵泉體段。已發之和，是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功用且思。此是聖人分上事，是學者分上事。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方得謂之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方得謂

之和。大舜惟精惟一，亦是未敢便以爲未發之中。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是發而皆中節。

處困之日，有言不信，理之常也。近代無蹈尚口之窮，默足以容而已。但修身立行，不可失其所亨，失其所亨，則小人矣。

主忠信，立德之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修德之事。日用之功，此爲切實。

酒誥云：剛制，予思非特酒要剛制，但屬嗜慾，俱須剛果用力以制之。

邪說暴行，人猶易見，唯側言詖行，最易惑人，以所不及

知二者流弊與邪說暴行為禍于世道人心總是一般不得不嚴拒而峻絕之

古人云子弟可以終年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匪人蓋甚言匪人不可近也然二者勢實相因不讀書勢必至於近匪人近匪人勢必至於不讀書嗚呼豈獨子弟也哉一息尚存總不可不讀書不可近匪人今有人冒言不必讀書者不祥之言也託言小人不得已而近之者終於下達而已矣

離群索居易得遲鈍人固是可懼若不得嚴畏切實之友與之朝夕切劘而日與卑鄙柔狎之人處則燕朋

燕僻之害恐又甚于離索也

氣質近剛之人其力足以上進而常患於不肯遜心以從善若一出于驕矜伎嫉惟悅人之頌已則不可救療矣氣質近柔之人不難受人切責見善亦知慕悅而恒苦于不肯奮發以有為若一向樂于卑鄙甘心下流而不耻則亦末如之何矣此剛克柔克所以不易而人之成財者少也

舜之徒跖之徒均是父母所生天地所覆載只緣此心不同所以相去無算此心何可一日不栽培不栽培便枯亡必至之勢也殆哉若一人為舜徒其勢決不



止一人。跡之徒亦然。其責全在父兄。

聞斯行之。以之策勵懦弱。則可補其不及。若有父兄在。

一語。人人可以遵守。本此行之。永可無敝。凡事不可

告語父兄。質之師友者。終是行不得也。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只此檢點。庶乎鮮失矣。

學問之事。若要博聞強識。無不講習。則去日苦多。精力

衰損。非唯有所不能。亦將有所不及。若是檢點身心。

使志氣精明。行修言道。則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也。

三代以下。人主宰相。做得用人立政。治道便已可觀。不

曾做得修身尊賢也。明祖承變亂之後。肇修人紀之

意。不可謂不及。汲汲惜其不知。聖人之學。故一往自賢。

不肯遜心以從善。所以家法相承。雖云稽古右文。而

待士大夫。罔克有禮。三百年中。儒者之學。遂已不如

古人。所學纔純粹。便困窮摧辱。無所不受。要亦世運

之厄也。

天地間。只是一個太極而已。中庸言小德大德。大者萬

物一太極也。小者物物一太極也。萬物一太極。是理

一。一物一太極。是分殊。以人身而言。未發之中。萬物

一太極也。已發之和。物物一太極也。先儒言理一無

工夫工夫全在分殊上。吾人日用致力。只要窮致物理。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即不必言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無乎不在。世儒好說本體。豈知本體不假修為。人人具有。雖使說得精微廣大。何益于日用。

竊疑繁辭多錯簡。如旁行而不流一語。當在故不過之上。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至君子之道。鮮矣四句。當在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之下。而以下文生生之謂易。至陰陽不測之謂神。自為一章。

學者二字。吾人不易承當。須是實觀著古之聖賢立心

行事。及其平日修已功夫。一一步趨他始得。撫心內省。唯自好一念。稍異流俗。要之未免為鄉人也。老至無聞。實是可耻。

一念之動。即有為己為人之別。知為己。便能自愛。即事。事有進步處。

程子云。功澤既不及人。別事又做不得。功澤及人。小大自有定分。不可以強。若做不得底事。斷然能不去做。亦可以遠耻辱矣。

朱子嘗云。放過了親切合做底功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每念及此。曷勝自痛。

天地間邪正善惡貴賤馨穢無不各從其類水流濕火就燥如斯而已。

若不慎將來雖悔既往終是無益學者于修慝改過之先所以須主于敬。

子弟百凡嗜好最可觀其後來成就若其人於衣服飲食處用心較重便見其嗜慾深他日是聲色貨利中人若不喜衣冠他日必不遵禮法不喜書冊他日必

不說義理通文墨見其微知其著莫不如此。

要做下學功夫須從不怨天不尤人始未有懷怨尤之心而能為為己之學者。

惟不敢自是一念可以為進學之地自暴自棄者自以為是而已。

天理自是易簡循天理則能知險知阻知險知阻而能不陷于險阻則健順之德為之。

末世人心險阻山川不足以喻之只素位而行盡其在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恒易知險恒簡知阻是也。

凡做一項人須要實心實力盡得此項人底道理始得。

不論做官做工做男子做女人不能修身立行自拔于庸眾之倫而與人計較于長短

得失是非毀譽之間。雖復彼善于此。五十步笑百步之類而已。可耻孰甚。

既有自好之心。切勿蹈攘臂下車之恥。習氣不去。盡終要敗壞。

何文定行狀。稱其澹然無欲。不屈于萬物之下。立乎其大。得友于千載之上。每諷誦及此。輒有無文猶興之意。

後世人臣奏對。每欲稱旨。事無大小。俱云奉旨。稱不如旨。即以違旨之罪律之。蓋思唯言莫違。一言喪邦之義。由是之道。入朝事主。欲不為容悅具臣得乎。

天下古今興亡治亂。只一當位與不當位而已。故六十四卦。以既未濟終之。

家國之患。莫大於無人才。國俗奄鄙。則禍亂未已。子姓齷齪。則家道喪敗。隆替興衰之機。於此卜之。

易無貞悔。天下之理。貞無可悔也。貞而吉。理之常也。貞而凶。勢之極也。貞而吝。事或失中也。貞而厲。雖未至于凶。勢則殆矣。君子不以吉而貞。不以凶且厲而失其貞。期于无悔而已。

妄行必取困。雖有不困。行險徼幸耳。君子弗為也。苟好善。苟不好善。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

胡文定云廉耻一事于吾道中固非深奧然爲士者最不可不謹日三省乎斯言庶有檢防不到無所不至天下之動各有所會各有所通但未必皆出于正皆得其中吉凶悔吝所自生也揆之以常理則得失自見故繫辭焉而命之又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和靖謂伊川踐履盡易易傳只是因而寫成今讀程傳徑思踐履得伊川所言方長得一格也

天地生物於此有餘必於彼不足鮮得其全生人亦然學問之道唯在取人之有餘補己之不足始無偏蔽之患凡是矜己所長教人所短由于不好學耳

學者先去怨天尤人之心方有進步可言蓋不怨不尤則能反求諸身能反求諸身則日知其所不足而遜志於學問矣

苟能鄉黨自好卽能不入流俗人以稍異流俗斤斤自足多見其陋而已曷思人之高下不啻霄壤有衆人有賢人于衆人中稱賢人于賢人中仍不免爲衆人可耻孰甚

周易次序凡陽卦俱在上篇凡陰卦俱在下篇天理然也寒暑晝夜古今治亂老少生死一而已

天下大道與天下共由之天下賢才與天下共友之豈



非莫大之樂。成就人才最是樂事。

天下之理損益得其當而已。損此則益彼。損其有餘。益其不足。通義也。一事也。在今宜損。至後或宜益。在今宜益。至後或宜損。唯其時而已。師也。過商也不及。殷之質。周之文。其義一也。

人有一藝之能。一節之美。卽已沾沾自喜。動思見長。甚則明知其有害。不能痛捨。只是不知自愛。蹈于自棄也。若好學則無是矣。

用晦而明。蒞衆之常道也。人主垂旒蔽明。黈纆揜聰。無非此意。明夷之象。特取內火外地之義。非獨明夷之

時也。象有與象合者。亦有各取其義者。設卦觀象之道。天地萬物之理。固如是。不可舉一而廢百也。

自傷其明者。必至於傷人之明。自明其德者。必有以明人之德。

學者須是經書義理通貫。浹洽于中。然後讀史。以考見其得失。凡時之升降。人之情僞。雖萬有不同。世變而道不變。觀之古。有以驗諸今。見之前。可以信諸後。方爲有益于已。不然玩物喪志而已。徒疲精神。虛費歲月。猶其次也。

不讀書玩味。卽所見道理一二。只是枯燥。不得浹洽。甚

則見彼而遺此舉一而廢百其敝為詖淫邪遁無所不至

學者須體大有大畜之義大車以載然後可以利往多識前言往行然後可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修身之事也過惡揚善順天休命治人之事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

獨行其道日有孜孜斃而後已無二義也胸中熱鬧道理總是湊泊不上今之學者雖見自好總

是一副熱鬧肺腸如何會長進須是冷淡得下方好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須用數年翕聚工

夫方得進步

中庸尊德性是主仁義禮智之性而言孟子動心忍性是主氣質之性而言存心養性是二者皆有之要之

仁義禮智之性不能外氣質之性而求之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形色天性也學者從此看得分明

乃能不惑于二氏程子有言虛心實腹張子有言矯輕警惰平生深媿此

二語

書載堯舜治天下以命羲和察天時授民事為第一節後世不重天官何居若近世天文星歷之家實有不

足重者。蓋皆流於機祥術數。失天官之本。

范淳夫論唐官制之失。謂政出于三。明朝官制之雜亦然。更有不當義理者。如布政司宜無所不統。若天時地利。養民造士。及兵刑商旅。百工營作之類。皆當設官分屬。而聽之于長官。其職至重。始無負方伯之稱。今其職掌。但財賦而已。古者刑以弼教。乃以學政之官。隸於按察司。此皆不合義理。然亦可以見國制之所重矣。

學者工夫。能將聖賢經傳。準之日用動靜。以考其合否。則庶乎不背于義理矣。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

可以弗畔也。今於初學。便鄙為不屑。邪說亂道。莫此等為甚。比如讀易書者。不能實以是理。察之身心隱微之間。驗之人事得失之際。則雖終日講解。終身誦習。卻與不讀無異。且若但期如此。則易直可以不作矣。今日異端多。好談易為是之故。儒生好談易者。多流異端。亦此故也。

人不飲食。則飢渴隨之。不親書冊。則義理日遠。人若不能進飲食。則病已深。而死期將至矣。若不喜親書冊。則本心錮蔽。而違禽獸不遠矣。

學者但當致力於精義利用。則自不至于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雖終日思慮。未嘗非何思何慮也。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此也。今纔言做功夫。便要認著何思何慮之體。鮮不流為異學。

程子云。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修省與修飾。正為己為人。之別。其辨只在幾微。在學者內省默察而已。正如察言觀色。君子以為反求之資。小人以為逢迎之術。其辨只在幾微。

習最難變。氣最難平。用力克治。只克不去。只緣持敬功夫不密。

親者天之所屬。猶本根之有枝葉也。賢者己之所立。猶宮室之有墻戶也。周親賢並用。所以維持天下。至於八百年之久。雖匹士之家。苟有創業垂統之慮者。自當取以為法矣。

凡人疾病之作。罔不由于人欲。如飲食寒暑。男女憂勞之類。是也。若能一循天理。何自生疾乎。雖疾亦不甚病也。養德養身。初無二義。

以義制心。則可以心制義。則不可以心制義。安能事事得其當然。董子云。有意為善。而不知義。反陷于惡。今日學者之患。大約坐此。

檢點平日過端多從暴氣得來持養功夫真不可一息踈也

莊公繼桓君魯未成童也絕母復讎之義似亦未可深責為之大臣者嗣君在喪若能伸大義以正君國之事請命于天子而即位伐齊以復讎誅姜氏以討賊以至辭主王姬之昏救邢鄆之危皆可行也乃當行者不行不當行者一一行之無非媚于齊而弱其君公子慶父公子溺之罪可勝誅乎觀二年伐餘邱三年伐衛當時國勢可見

大學言心不言性故序文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故序

文言心朱子憂天下來世之心切矣此意本之孟子讀告子上篇其義自見釋氏離性而言心故流於猖狂自恣離心而言性故至于空虛寂滅

憂勤惕厲四字闕一不可學者用心須如此方有進步處

天地間人大者憂其大小者憂其小要無有不憂者然徒憂無益須是勤勤乃有立然非惕與厲則始勤而終怠進銳退速未可知也故又須怵惕惟厲如是乃能終日乾乾夜以繼日坐以待旦

自古聖賢只望人有為故曰為人曰為學曰為仁為義

又曰為堯舜。曰必有事。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人在天地間。豈有終其身。悠忽因循。可以有成之理。姚江之言。質厚者聞之。猶可以薄。薄者聞之。則不難無父無君矣。為其長教也。飾詐也。充此無所不至。春秋書使札來聘。非貶辭。當以秦術楚椒一例看為正。辭國生亂。是昭二十七年事。聖人必不逆其將來。而豫加貶辭也。國之廢興存亡。命也。况季子使而餘昧卒。迨其返而致國。則僚既為君。而光已弑。僚禍亂已作。不可息矣。當是之時。辭亦亂。不辭亦亂。故季子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我與聞乎弑也。爾殘爾兄。吾

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然則季子之辭。非效子臧之節而為之者也。使餘昧卒。僚不為君。而虛其位。以迎季子。季子來歸。而致國焉。未必不受也。竊謂季子亂生而辭國。非辭國而生亂也。辭國於光弑僚之後。是合乎春秋者也。

古之有國有家者。其出有原。其用有經。不待外求而已足。所以人心可正。風俗可同。今自上及下。無多寡大小。莫不待取于外。凡其早作夜思。無非欲取資于世。人心安得不趨於惡。世道何由而返淳乎。若王道得

行自不如如此。隱居求志。若欲學爲王佐。當自正已而  
不求於人始。

子路於修身立行。儘是剛果用力。但不能密加內省。克  
治其私。則於天之所以予我。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未  
之明也。蓋欲誠其身。而不明乎善者。故曰升堂未入  
於室。又曰知德鮮矣。德者百行從出之原也。

克已而不能復禮者有之。復禮將無已可克。

諺云。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竊謂境遇之苦樂。得力  
之淺深。則誠有之。若夫過失。則我之自知。實不如人  
之知我也。知我而不之告。棄我者也。知我而見告。愛

我者也。張子謂以愛已之心愛人。以責人之心責已。  
嘗思已之自愛。恒不如人之愛我。蓋人之望我必深。  
求我必備。責我必中也。聖人所以必察言而觀色也  
與。

詩稱訐謨遠猶。爲已爲人。謨須訐。猶須遠。然曰訐曰遠。  
聞之者。必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曾不反思已之所  
見近且小。故不覺枘鑿如水石耳。無遠慮。必有近憂。  
見小利。大事不成。當日夜念此。不顯哉。文王謨周家  
八百年國脈。皆文謨所詒。其後子孫弗克敬承。則失  
之矣。



夙夜基命。受命之基在乎修德。進德存乎敬學。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孟子稱晉平公於支唐。敬禮可謂至矣。此事在末世諸侯。豈不賢乎。乃其卽位而後。權歸大夫。政不繇己。漸成分晉之勢。何也。蓋悼公十四卽位。二十九而薨。度平公繼世。其年亦與悼公相去不遠。幼主攝於強家。積重之勢。旣難復返。而已亦不能尊賢好學。故終於此而已乎。

齊語訟爲殆。殆危也。得終凶之義。聖人所以邇言必察。朋儕中質直者多有。但是質美。卽不能遜志學問。故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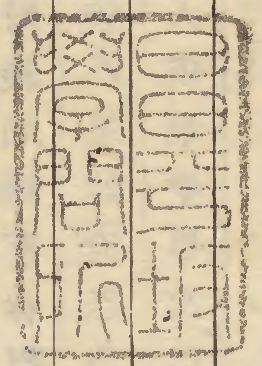
義者希。不好義。則雖察言觀色。用意卽已不同。非云彼惡知。則便入逆詐億不信去。所以慮以下人爲最難。慮以下人。便能事事反己自責。而於義益精矣。有爲。



備忘卷三

美藏板

備忘卷三終



天保十四

